

合歡花酒裡的千年光陰

邢紅霞

初見合歡花時，尚不知它日後會與酒結下不解之緣。四十多年前，在鎮上的同學家裡見到了那一樹細細碎碎、羽毛似的花兒，一片紅雲般。風吹，飄灑，如若不是被枝條攔住，怕是要飛去。這在北方並不多見。

合歡，又名絨花樹、馬纓花，豆科

合歡屬植物，是吉祥之花。花粉紅色，絲狀，宛如一把羽毛扇。

讓我知道合歡花可泡酒的是女友。她這個人頗有生活情趣。那天，她神秘兮兮地捧來一杯酒，微黃的酒液在杯中輕漾。淺抿一口，淡淡的草藥香在舌尖散開，繼而與醇厚的酒香交織，令人回味無窮。文友轉身把盛酒的陶罐捧于我面前——罐底正靜靜臥著一簇簇「羽毛」。看我驚異，女友狡黠一笑，合歡花酒啊！怎麼樣？我恍然大悟，那「羽毛」是合歡花啊！聽過桂花酒、菊花酒，這合歡酒還是第一次聽說。細想，桂花、菊花能泡酒，這合歡花兒也定能。

她說，這合歡花酒，對你這般體寒之人最是相宜。其實，製作也簡。將適量干花兒放入容器，倒入白酒，浸沒花兒。加蓋密封，置于陰涼乾燥處。兩三周之後，即可飲用。如我這般手笨之人，是斷不敢和心靈手巧的女友比的。于是，便對著這酒一品再品。

《本草綱目》中記載，合歡花具有

活血止痛等功效，可用于治療憂鬱失眠，胸悶納呆，跌打損傷，瘀血腫痛等病症。《醫學入門·本草》載：「主安五臟，利心志，耐風寒，令人歡樂無憂，久服輕身明目」。《飲片新參》載：「調和心志，開胃，理氣解郁，治不眠。」諸多資料證實合歡花兒有「安神解郁，理氣和胃，清肝明目」的功效，主治憂鬱失眠，胸悶食少。以此看來，合歡花兒有藥用價值。用它泡製的酒自然也有療愈作用。

不只有記載，還有事例印證。

據元人龍輔《女紅余志》載，唐代貞元進士杜羔曾因父死母離而「憂號終日」，為解其憂，「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取夜合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便覺歡然。」這兒，夜合是合歡的別名。

《紅樓夢》中林黛玉僅有的幾次飲酒，其中一次飲的就是合歡花酒。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斟，這才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喝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酒。」便令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不喝黃酒喝燒酒，自然是事出有因。她自幼身子骨弱，平時飲用，黃酒比燒酒更適合。不過此時的螃

蟹宴是在秋季，天氣涼爽，又在室外；林黛玉吃了一點螃蟹，螃蟹性屬寒涼，她身體承受不了。吃口燒酒才可冷熱調和，緩解身體不適。

從唐代趙妻以花解夫憂，到明清醫書載其功效，合歡花已在光陰中流轉千年。

合歡花在詩文中常被寄予美好寓意，如團圓、和睦、相思、恩愛等。唐代溫庭筠筆下「雨晴夜合玲瓏日，萬枝香裊紅絲拂」，這樣一幅畫面，想必是美好的：雨後初晴，合歡花在日光下香氣裊裊、紅絲輕拂的美妙姿態。如此氛圍，如若一杯合歡花兒酒相伴，該是何等愜意！

史鐵生的母親就曾在他們住過的院裡種過一株合歡樹。後來，他們家搬離了那個院落，他的母親也去世了。當他有一次來到小院兒時，人們說：「去看看吧，你媽種的那棵合歡樹今年開花了。」說得史鐵生「心裡一抖」。花兒開了，母親卻不在了。原來，這合歡樹還是史鐵生那份對母親深沉的思念啊！

尋常草木，道是無情卻有情。合歡花從枝頭的雲霞，化作壇中的佳釀，歷經千年，在詩詞中搖曳生姿，在生活裡滋養身心。原來這就是歲月的饋贈——有些美好，不必遠尋，就在這一蔬一菜，一花一木裡。

一間亭、一座七層石塔、一塊石碑。更妙的是小廟東側，還生有一棵鬱鬱蔥蔥的古樹。

我不由陷入沉思：是什麼能讓這座小石島歷經千年湖水浸泡，依然挺立于鄱陽湖中呢？

我小心翼翼地側身登上七層石塔，企圖尋找答案。然而只看見天盡頭遠山若黛，白雲悠悠；草原邊緣的鄱湖餘波裡，帆影點點，白鷺翻飛。多麼美好的畫面，然而我們一年擁有四季，落星墩卻只能隨著鄱陽湖的豐水期和枯水期活出「沉浮」兩季。當春汛漫過三重簷角，沉潛便成為最莊嚴的修行——就像此刻沒入雲層的夕光，正將寶塔投影在三十年前的經捲上。然而哪怕墩上建築僅餘寶塔露出水面，它也要讓這利劍直刺蒼穹，白天，與鄱湖光一起向天高歌；晚上，成為打魚者、遠行船的燈塔，為他們保駕護航。一直等到鄱陽湖枯水期到來，它才能站到陽光下，沐浴在月光中，看百鳥飛翔，綠草舞蹈。翻開資料，我才知道，落星墩並非神秘的天外來客，而是地球上的原生居民。當燕山運動的餘波將這塊赭紅砂岩推離湖岸時，它或許不曾料到，億萬年後，落星墩會成為李白筆下的「波蕩落星灣」，化作王安石眼中的「萬里長江一酒杯」。歸途中，掌心的卵石持續釋放著遠古體溫。遠處已有白鷺掠過漸漲的春潮，落星墩正將身軀一寸寸沉入湖水，如同收劍入鞘的俠客，等待下一個枯水期的「華山論劍」。或許我們都在進行著永恆的迴渡：那些被潮水帶走的，終將以星光的形態歸來——在漁火咬碎的月影裡，在地方志泛黃的折痕中，在琉璃瓦與博物館展櫃相認的瞬間，在所有等待破繭的沉默時刻。

遇見夏天

陳濤

梔子花
載著暮春的芬香
隨蒲公英
飄向遠方
知了在
池塘邊的樹上
和青蛙深情對唱
一曲情歌的熱辣滾燙
荷葉在水中
悄悄撐開碧傘
取一朵蓮花
芳華綻放
捧到心上人
美麗臉龐

籐蔓越過柵欄
青葉綠芽
肆意生長
農家菜園
蔬果飄香
藏著盛夏的繁忙
竹床還來不及
捕捉螢火蟲的熠耀
奶奶手中蒲扇
就搖出了漫天星光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 温陵氏 宓月 593期

萬物相生

另一部分被時間的包漿所美化
就像老人向後輩講起
過去年代的美好與艱辛
其心意，半為不忍，半為安撫

元旦

這一天與任一天並無二致
每一個元日都是昔日的延續
每一個歲末都是來年的發端
時代的雲圖無法度量
它以變易的風雲進前或退行
但我仍然祝福時間中的你
——那怕只有一刻鐘的澄明
也可以用數字的區隔去存證
你刻下的標記屬於你自己
不為時世所裹挾——
祝福你，認證自在的你

西林寺三笑

穿著儒道釋
不同教派裝束的三個人
他們誰也不代表
他們在虎嘯聲中哈哈大笑
笑聲穿透次元壁
在空氣中迴盪
充滿硝煙與混亂的世界
因此而靜得天荒地老

代價

在古老的歐洲
A主義者想教訓那個
以權謀色的B主義者
A用獵槍瞄準了B的腳
槍響了，B的腰下靶心被擊中

他不幸剛好彎腰繫鞋帶
謀殺未遂的通緝犯
成為一個政治逃亡者
而在另一些地方
長期生存著
許多內心的流亡者

小鄰居

在電梯裡，他回答我四歲了
真快呀，我對他爺爺感歎說
其中有三年，我並不知道
那嬰兒的聲音是男是女
就像綠碼與紅碼的謎底
扣在口罩和二維碼裡
這一代人的嬰幼期
猶如坐電梯，一鍵到達
正如一些電子鎖扣被一鍵刪除
而他們一無所知

銀瓶濕地

山上有風，帶來造化的消息
大自然的動植物展覽園
需要一灣碧水
用來收納清流月影
給熱島效應頻生的城市
一個清涼的濕吻
草木豐茂，鳥獸涉足的物種生態鏈
需要相偕的平衡
互相拔動生機
這水泥森林之中的海綿體
落在銀屏山畔
用來梳濾時代的浮塵
乘風破浪的出海潮汛
它們並不介意光陰似水
就像人類，需要一些虛度的時光
用來呼親喚友
滴酒盡歡，同赴澄澈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謝尚榕蔭

盤根于牆體深處的老榕樹
懷抱石壇上
風雲不改的麻石指南針
刻畫族群由宋至今的迭代史

守望于村道叉口的一棵
鹿回頭，向來人
示意防空洞的過往
修竹與山芋肅然挺立
旁邊漫長歲月的盤曲參差

當祠堂繁盛的香火
續入燈火通明的高樓
扎根于石隙牆根的留守者
鎮守著八卦村遷徙綿延
方圓有度的羅庚盤

入靜的古村，成為
盎然植被的居所
萬物的助產師，布排著
又一輪相生不息的孕產期

築一座琉璃嶼

通向山與海的鵝卵石徑
在陽光下
鋪展著斑斕的祈盼
等待出海者
漁獲滿艙地歸來
冬暖夏涼的石頭屋
鎮守著故鄉的高處
彷彿親人永恆的守望
海鳥在山海間來往盤旋
宛如遠航之船
世代相承，來而復往
風鈴在陽台
播報著海風的行蹤
窗映燈火，望而生暖
往事的珠玉寶光
似彩氈飛毯，引你返回
夢裡家山
築一座島，繁花如瀑
收藏去鄉經年
回眸的喜悅

記憶中的小鎮

一條錯落鋪滿石板石條的老街
擁有一個既是它又非屬於它的名字
它叫後畔埔或老爺宮前
人們在挨擠中買賣，交換
生存的必須
婆娘仔趕在上學前
從祠堂口水井裡，打起蕩漾的晨光
用來洗濯衣裳，用來照亮
在課間操時高唱我們是接班人的稚臉
午間的時針，有時因抽紗鉤花而急促
有時慢得無聊
巷尾的二胡拉起傍晚的風弦
鑽過圍牆，門縫
鐵進夜間故事的餡料中
小孫女緊靠著牆壁，聽奶奶講
驚悚的老故事
小鎮記憶的草蛇灰線
有些冷冽被藏起或忘記